

一次深入大山的家访



分享人：
余姚市第二中学
支教老师、昭觉民族中
学生物老师 徐丽燕
整理：
现代金报|甬派
记 者 王伟
通讯员 房鹏



家访合影，两位余姚支教老师与吉克尔吉及他的父亲和幼弟。

2024年3月9日，天气：阴，家访地点：四川省昭觉县特布洛乡宜坡堵口村。我在键盘上敲下了这一段文字，眼前浮现出一个彝家少年平静而倔强的脸。

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吉克尔吉父母育有5个孩子，夫妻俩虽然务农为生，从未走出过大山，甚至只会说彝语，却坚持把四个已到入学年龄的孩子送到县城读书。在昭觉民族中学高三8班吉克尔吉同学的引领下，我们开启了一次深入大山的家访之旅。

从昭觉县城出发，起初是相对宽敞平坦的水泥路，在车子一个300°的大转弯后，转眼间变成了崎岖陡峭的山路。这是去宜坡堵口村唯一的一条通行车道，没有护栏，坡度很大，两旁偶尔滚落的石子更增加了此行的惊险程度。汽车在我们紧张的心跳中颠簸了一阵，终于停了下来。最后的一段路只能徒步前进。吉克尔吉同学轻车熟路，脚底生风，还一直暖心地问我们“累不累”“要不要休息一下”？其他人走走停停，生生把他口中的十几分钟

路程，拖成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到达他山里的家。

这是一间土坯房，房顶上和墙外面用塑料薄膜覆盖着，应该是用来抵御昭觉这个高海拔地区刺骨的寒风和冷雨的；门口居然架着一个简易的篮球架，那应该是几个兄弟热爱的运动项目；房子的下方有一个羊圈，十几只山羊在里面徘徊。

吉克尔吉的父亲是一位淳朴的彝族男人，因为不会说汉语，见到我们后搓着手憨厚地笑着，做着往屋里请的手势。海拔2000多米的高原环境，长年累月的风吹雨打，在他古铜色的皮肤上雕刻出了与实际年龄不符的盘根错节的纹路，诉说着他为家庭和孩子经历过的艰难和沧桑。四个哥哥都上学去了，只有还未到县城读书的小弟弟在一旁玩耍，一样晒得黝黑的皮肤，闪着光亮无邪的眼睛，半是好奇半是羞涩地打量着我们。

吉克尔吉的父亲很热情，房间早已打扫干净，摆上了小凳子，点燃了火，烧起了锅，让我们烤火取暖。山上

离学校这么远，交通又不方便，我们不禁好奇：“县城里有安置房，你们为什么不搬下去住呢？”

“山上可以养羊，可以种地（家里有3亩多地），能解决一家人的温饱问题，母亲还可以帮别人打理山上的农作物，也有一笔额外的收入。如果去山下，不一定能找得到工作。家里几个孩子都要读书，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”吉克尔吉同学理性而平静地解释着。看得出来，在远离县城的不便和远离知识的愚昧之间，全家人毅然选择了前者，这既是这个家庭深思熟虑的决定，更是大山人对土地深深的眷恋与不舍。

那又如何平衡紧张的学习和遥远的回家路之间的关系呢？父亲也给出了解决方案：为四个孩子在学校附近租了最便宜的房子，300元一个月。作为几个孩子中的哥哥，吉克尔吉除了管理好自己的学习外，还要照顾弟弟的生活起居和学习辅导，小小年纪便挑起了家庭的责任和担当。

为了照顾弟弟的生活，吉克尔吉同学选择走读。每天早上5:30，起床

为弟弟们做好早饭，然后步行20分钟，争取6:20之前到达教室，利用这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进行诵背，6:50正式开始晨读，开启一天忙碌而紧张的高三学习生活。高三年级晚上要到22:00放学，回到家已近22:30，照顾弟弟们休息后，他还要挑灯夜战，消化巩固当天的知识。

“不累吗？”“我是哥哥啊，就应该照顾好弟弟们。”“当哥哥肯定得努力啊，不然怎么管好弟弟们。”“大哥”和“弟弟们”是吉克尔吉嘴边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。看得出来，亲情在这个18岁的少年心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，即便辛苦，也甘之如饴。

从美姑县的乡村小学毕业，来到昭觉民族中学就读，六年的时间，让他从顽皮捣蛋的小男孩，蜕变成一名积极进取的高中生。因为深知求学的不易，在学习上，他不敢懈怠。农村孩子的基础差，尤其是他所就读的一类模式班级，不仅要学习普通高中生的课程，还要学好彝语，因为有些科目在高考场上还需要用彝语呈现，这就要求他比普通学生更用力，更努力。翻开他的教科书和作业本，上面记录了密密麻麻的笔记，“没办法，我没有别人聪明，只能这样下笨功夫”，吉克尔吉摸摸头，羞涩地解释着。我们从细致到过分的笔记中，看到了一个彝家少年为梦想不懈奋斗的足迹。

后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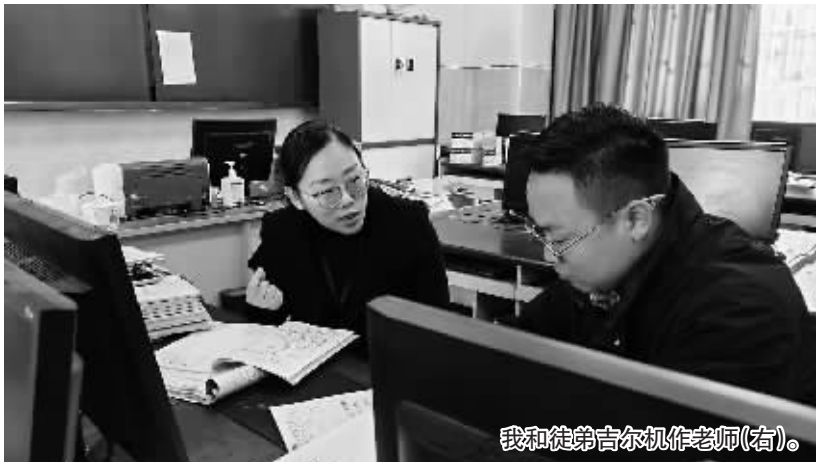
此次家访的最大感悟——大山里的这一代人，虽然艰辛，但在当地政府的重视下，父辈们会更加开明，有远见；儿辈们视野更加开阔，有进取心。中西部协作组团式帮扶将继续积极链接浙江各方基金会的资源，给予昭觉彝家孩子经济上的支持，情感上的关爱。相信不久的将来，这里会有一番全新的景象。

“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，行而不辍，未来可期”，哪怕心怀微茫，若是深耕不辍，必将迎来“正赤如丹”的好日子。

有“名气” 小“徒弟”



分享人：
宁波四中支教老师、喜德中学语文老师 陈赢
整理：
现代金报|甬派
记 者 王伟
通讯员 房鹏



我和徒弟吉尔机作老师(右)。

不远千里，带着憧憬和热情，我的支教工作有条不紊开始了。除了日常紧凑的教学工作，喜德中学还安排了与当地青年教师师徒结对，这也是东西部协作教育帮扶项目的另一个目的——带动当地教师队伍建设。于是，一份“良缘”、一个个温暖瞬间欣然而至。

我的小“徒弟”是喜德中学高二年级语文学科的新生力量——吉尔机作老师。他才入职一年半，虽然年轻，他在高二年级可有“名气”了。他的课堂没有学生睡觉，因为他很能侃；校区所有水电都归他管，因为他是后勤主任；他的生活，精彩纷呈，因为他会吹拉弹唱，幽默风趣。学生们爱他，敬他，我来喜德中学后没少听说他的故事，没想到这次师

徒结对居然分到了他。

有一次路上遇到他，我说：“机作，我要来听课喽！”

一直微笑的他突然脸红了，“陈老师……嗯，师傅，那您什么时候来？”没想到，一向意气风发的吉尔老师居然紧张了。

“没事，别慌，就当平常上课一样，我不是来挑刺的，我们互相听课，一起找问题，提升课堂效率。”我说。

“好的好的，那你来之前提前和我打个招呼哦”，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，两天后我就坐在了他教室的后面开始了听评课工作。

每次的听课、评课，无论是教学设计还是教学方法，都是我俩的思维碰

撞，我指导他，他也在影响着我，渐渐地我和他熟悉起来。

凉山支教的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白天忙碌充实，晚上回到寝室，就感觉到了冷清。一天晚上接到了吉尔老师的电话。“师傅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来我教室给孩子们指导一下课本剧”，我爽快地答应了。

还没进教室，学生们热情地和我打招呼，我很惊讶，我没教过他们，也不认识他们，他们怎么就这么热情呢？一进门，吉尔老师就大声对同学们说：“我是你们的老师，陈老师又是我的老师，你们说，你们喊陈老师什么？”“师祖好”——响亮的喊声响彻校园，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

“热烈欢迎陈老师来我们班指导喜剧大赛。”话音未落，又是一阵响亮的掌声。原来，吉尔老师两个班刚学了挪威作家易卜生的著名喜剧《玩偶之家》，两个班各自挑选段落表演，请我当评委。

同学们很有创意，抽签决定一个班汉语表演，一个班彝语表演，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彝语表演呢！虽然完全听不懂，可同学们很可爱，这不就是青春活力、勇敢无畏的样子吗？同学们还邀请我跳彝族舞，唱彝文歌，那个晚上很温馨，我知道我正在融入喜德，融入可爱的彝族师生中……